

評  
論  
散  
論  
亞  
榮  
隆  
·  
撒  
可  
努  
——  
大  
自  
然  
的  
解  
碼  
者  
巫  
永  
福  
文  
學  
獎

## 亞榮隆·撒可努——大自然的解碼者

備受矚目的巫永福文學獎，二〇〇〇年頒給了撒可努的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。



(陳文發攝影)

亞榮隆·撒可努，漢名戴自強。出生於台東太麻里香蘭部落。喜歡外公的大海、祖父的山。崇拜的人——父親。信仰——排灣族。

一九七二年生的撒可努，千禧年這一年還未滿三十歲，他那時已經上台北十年左右，像卑南歌手陳建年一樣，有一份白天的正職——保一總隊。但他說和陳建年比賽唱歌一定是撒可努會贏，他說的不是歌喉，而是用母語表達傳心的能力。

撒可努小時候外號「理古處」，話很多、那

麼多問題的意思。在學校他是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：功課不好，愛翹課，也不受同學歡迎。下課後被身為獵人的父親強迫去「走山」、「看獵場」，很多問題的撒可努一面走得筋疲力盡，一面多嘴地問：爲什麼？

結果撒可努上了另種與他人都不同的學校：山豬學校和飛鼠大學。見過撒可努的人都知道，他天生是一個說故事的好手，如果說天賦來自遺傳，那麼撒可努有個善說會道的父親、祖父，也就毫不奇怪了。他從父祖的語言、自然萬物的作息，海與山的天籟，修得一張不平凡的結業證書。

「沒有大學畢業，高中讀了四年，也沒有修過文學的理論，到現在還是常常寫錯字、用錯詞，從小功課都並不怎麼樣……」（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自序一）的他，一本處女作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，讓他成了名氣不小「作家」，其中兩篇還被編入國中一年級的國文教材。

「當初改我作文的老師一定打死也不相信！」撒可努說。

當初撒可努捧著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的手記和草稿，找出版社時也著實吃了一大頓閉門羹。唯一賞識的是〈拾穗〉雜誌的簡唐夫婦，力邀登載，同時幫他找到一家出版社。結果發行三年之間賣了五刷，改了一次書封（都是撒可努親手繪製），成爲小出版社的「大作家」。作品還有了英文、德文、日文，蒙古文的譯本。當撒可努得知連蒙古也有他的讀者時，心裡真是驚訝極了！

千禧年對撒可努來說是一個豐收年，

以他的話來比喻，或許可以說是「豐收得像獵了十頭山豬回來」的一年。他的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得到二〇〇〇年廿一屆巫永福文學獎。六月十八日頒獎典禮，他殺了兩頭山豬分別感謝台東、台北的族人和朋友。九月間他又以〈走風的人〉勇奪第一屆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。同一年他又得到國家文藝基金會文學類的創作補助。他父親及族中的長者說，若以勇士的戰功換算，他榮獲原住民文學獎，可換成五隻水鹿帶回家，因此撒可努說要在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前殺一頭豬慶賀。

〈走風的人〉以父親爲描寫對象：一位勇敢傑出的獵人。如果在從前狩獵的時代，這樣的獵者一定是部落裡備受尊敬的「勇士」。但時不我予，「山的文化」隨傳統社會的瓦解而消失，撒可努的卡瑪（父親之意）的獵人哲學，也只能闐疾無人山裡，與風對話。但幸而有亞榮隆·撒可努的一枝筆，將父親的獵人哲學和父祖的山智慧紀錄下來。

中華汽車原住民文學獎堪稱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、獎金最高的原住民文學獎項，從一開始徵文便創下原住民文學獎項收稿件數最多的紀錄。總計的投稿件數爲一一七件，分別是小說廿八件，散文四十七件，及詩歌四十二件。評審陣容更是難得一見，包括孫大川、浦忠成、胡台麗、謝世忠、林志興、席慕蓉、楊澤、廖咸浩、吳晟、王浩威等多位知名學者及作家。

二〇〇〇年九月二日舉行頒獎典禮那天，由前原委會副主委、卑南族的知名學

者、作家孫大川主持，九〇高齡的藝術家劉其偉也前來助陣頒獎。典禮中還安排原住民歌手——胡德夫、曾金美、李文廣，盲眼詩人莫那能、原舞者、原音社、原始林樂團等人穿插演出，現場氣氛活潑輕鬆，台上台下互相應和，充分展現原住民熱情樂天的情懷與樸實純真的性靈。亞榮隆·撒可努，頭戴祭司送的帽子盛裝出席，族人組成龐大的啦啦隊，以熱情的歌聲和歡呼表達相當「五隻水鹿」的立大功和榮耀鄉里。

撒可努從不忌諱用自己的穿著強調他的排灣族身分。在台北擔任保一總隊隊員的他，穿著濃厚的排灣族色調和款式，搭配琉璃珠、獠牙、番刀到各類羽毛，走在捷運站，是常有的事。引來別人的注目，他也覺得很好，因為他當自己是一座走動藝術品，讓排灣族的服飾文化現身於日常生活，讓大家的眼睛對這種美麗習而察焉。排灣族對撒可努可不是商品或商標，而是生活，是信仰。

孫大川說：「他常讓我想到卡通裡邊的摩登原始人。」。摩登兩字用得巧！撒可努的「原味」不是死硬捍衛傳統的那種，他賦予「傳承」這一看來「任重道遠」的工作，充滿活力、快樂的新風貌。

一般稱台灣原住民書寫從八〇年代次第出現，九〇年代蔚然成爲氣候，台灣漢族書寫原住民題材者亦步前代作家鍾肇政、葉石濤之後，爲台灣文壇注入多元異質的風貌。然不論是原住民或漢族，援引原住民背景書寫時，文本下的原住民不脫被壓迫的、抵抗的、內部殖民的與離散的諸種面貌，縱使承認台灣原住民擁有「山

海文化」的開闊性與豐富性，基調亦塗抹大塊大壘的悲情與沉重壓迫的色澤。族群必須自我認同的議題，似乎就是原住民對命運的看法。

撒可努的作品雖然沒有脫離這樣的議題，但卻可以看見他享受在自身文化的快樂和學習。他文字散發的魅力，來自生鮮的生活經驗和對傳統——無論文字或思想——深刻地咀嚼，自然而然顛覆了台灣島嶼對邊緣與中心的成見。

撒可努說，他覺得排灣族母語，給予他寫作的漢文「乾淨」的新質地。比方漢人慣說「太陽很熱」，他以母語直譯，就變成了「很痛的太陽」。前者明顯以「人」的感受爲中心，後者卻有將太陽「擬人化」、萬物「一視同仁」的意蘊藏在文字符號裡。又比方「太陽下山」，是漢人的習慣用法，他排灣族的說法卻是「太陽被山的稜線給吃掉了」。撒可努對母族古老修辭字彙的眷戀難捨，其實也豐富了漢文的世界，和以漢文化爲中心的想像。

《山豬、飛鼠、撒可努》呈現了一個煙會說話，風有顏色，天上的星星來自於母親的眼淚、鹿的跳躍是新生命的到來。黃昏飛來的黑鳥是祖靈變的，當小米像波浪搖盪著，是表示死去的親人在小米上跳舞……的價值世界。有許多小朋友讀完後，純真而直接的評語是：「我好希望自己是原住民小孩」。

成名後撒可努參加了許多文學座談、演講，他承認他對那些學術名詞覺得陌生，對原住民文學是否也是中國文學的一支等界定也不感興趣。事實上，撒可努只是本能地寫出他想寫的東西，連他的這些

文字，到底算是散文、小說，還是詩，都沒想清楚。有一次他隨手的筆記讓雜誌社的朋友看見，說：「撒可努你寫詩耶！」，撒可努回答：「詩？我會寫詩？！」

撒可努說他寧願對著小朋友說故事，因為小朋友的反應直接，他從他們的反應讀到他寫這些東西想要得到的效果，簡而言之，他的作品撒可努覺得小朋友是可以理解的，反倒是大人那套評述無能溝通心靈。

每個禮拜，撒可努都要不辭跋涉從台北回台東部落去。他先搭統聯到高雄，從高雄坐中南客運到枋寮，再從枋寮換搭一種叫「小叮噹」的火車。火車穿過中央山脈最南端的餘脈，像切開屏風的尾端，穿過幾個隧道，讓台東的山海盡現眼前。「出隧道的那一剎那，眼睛好像被陽光給強暴了。」撒可努說。家的氣味、家的光線、家的空氣，可以深深安撫他的靈魂，得到洗滌。

撒可努站在樹下癡癡發呆，他欣喜萬分地看著光束從夜縫中漏出，像上帝的密碼，他就是「大自然的解碼者」。風吹動樹蔭搖曳的時候，就直接讀取「風的文字」，這就是撒可努。

台北，或說文明那種東西，對撒可努而言，是會使靈魂生病、活得很疲憊的源地。撒可努一次又一次地回家，他說回家就是為了「回家」。他走進山裡，靈魂彷彿凝固不動，剩下呼吸同自然一齊起伏，撒可努回想父親教給他的：獵人不是四處走動、尋找目標的「狩獵者」，獵人是等待的，讓自己隱形，才是好的獵人：「獵

人的孤獨和寂寞，是精神和力量的最大來源」。

真正的獵人，也不會將打獵當成個人休閒或娛樂。現世那些掠奪、緊張、追求個人享樂的哲學，讓靈魂越來越病弱、槁竭。撒可努不斷地向祖先的智慧回溯，那是他靈魂的活水泉源，是文字的天籟，是整個人生的信念、守護與熱愛。

撒可努除了寫作，也從事排灣木雕、編織、染布、刺繡、琉璃珠飾物創作，也做陶、版畫、木雕和泥塑，曾經在台北市政府大廳受邀展出六件面具作品，也曾受邀國家文化基金會的「走出傳統」展覽。  
(林乃文)